

## 一位教授從非正式教學實驗中得到的領悟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多姆·卡里斯蒂 (Dom Caristi) 總是在調整他的課程內容，通常這意味著內容的增增減減，像是增加一些小隨堂測驗或減少大考的數量。今年春天，他獲得了一個嘗試新教學設計的機會，他稱之為「脫序的課程計畫」。他被安排在同一學期教授兩班同樣的課程「媒體倫理和社會責任」，因此，他決定用一個類實驗來分析比較兩種不同的教學法在波爾州立大學 (Ball State University) 電信系這門高年級課堂上的效果。

在教授這兩班課之前，卡里斯蒂藉著輪休的機會參加了 Lilly 教學研討會，反思了帕克·帕默 (Parker Palmer) 的《教書的勇氣》(The Courage to Teach) 等書，並深入思考自己想在課程中做些什麼與眾不同的事情。但他也知道，儘管已經教了 37 年書，關於教學還有很多他不懂的部分，「儘管我在學術界待了這麼多年，但我在鑽研教育學方面仍只算是業餘等級。」他說。

他想探索的主題是「讓學生對課程有更多的控制權」。他以傳統的教學法教授上午 9:30 的班級，而上午 8 點那班的學生可以自己決定該堂課的進行及評量方式。有些議題是既定的，像是課程主題：學生必須學習亞里斯多德、伊曼努爾·康德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等思想家提出的六種道德框架。但 8 點上課的學生可以選擇這些課程內容如何被呈現、如何評估自己和同學們的學習成效、以及決定他們是否想要在課程一開始就擁有這麼大的控制權。經過一周的討論，該班的 28 名學生進行了投票，大約一半的學生選擇了非傳統路線，有九名學生表示「沒有偏好」，有四位想維持傳統的授課方式。他們最後討論出一種模式：在每堂課上，教授會先介紹一種道德框架，並提出假設的情境讓學生分組討論，接著進行三階段的小組團隊合作來應用所學的概念。

卡里斯蒂發現了什麼？目前他未有定論。關於他的主要問題「哪種教學法能讓學生學到更多？」他尚無法回答，因為這兩個班級有各自的評分方式，無法直接比較；但他確實收集了很多關於課堂參與和

同儕評價的小見解。卡里斯蒂還對這兩個班進行了問卷調查，以了解學生對這門課各方面的想法。其中一個問題是，他們是否認為該課程為學生提供了太多、適量、或太少的「選擇的自由」。所有傳統授課班的學生都選擇了「適量」，實驗班的大多數學生也是如此，但有七位認為非傳統版本提供了「太多」自由。

對卡里斯蒂來說，這些結果很有趣，但因為樣本數太小，因此尚無法得出結論。雖然這次的類實驗中，他對兩班的分析比較比他過去的課程調整要有結構、有條理得多，但他承認這仍遠遠算不上一個嚴謹的實驗，它不是在受控制的條件底下進行的，學生也不是隨機分配進入班級。在一篇他送審發表的論文草稿中，卡里斯蒂把這次的經驗描述為一種案例研究。

但藉由這次經驗，他知道下次他會怎麼做：他可能會混合目前這兩種方法來教授這門課。如果他想要再一次比較兩個版本，他會更專注於關心哪個版本的課程能讓學生學得更好或者產生更高的學習動力。卡里斯蒂的經驗反映了教師在實驗性教學中可能遇到的挑戰，有時，我們會得到清晰的結果；有時，如同卡里斯蒂的經驗，這些發現並不能提供很好的洞見。不過，他仍認為這次的經驗很有用，「這讓我在課堂上做了一些我原本可能不會做的改變」他說。他也坦率地告訴學生，他們是實驗的一部分，因此卡里斯蒂在期末課程評估中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他說：「如果學生們知道你在嘗試新的想法，他們會非常寬容。」

撰稿人/譯稿人：Dan Berrett / Yung-Tsen Chen

資料來源：2019年8月22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What One Professor Learned From an Informal Teaching Experiment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at-One-Professor-Learned/246992>